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山一角. 2 / 宋定国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063-7471-2

I. ①冰…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5286号

冰山一角之二

作 者: 宋定国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牡丹平面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ng@zuojiang.net.cn

<http://www.haozuojiang.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550 千

印 张: 30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71-2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众人入席。左大力坐主陪位。薛夕坤坐主宾位。杜莲英坐副主宾位。王行长坐副主陪位。薛贵明和薛韵分坐在王行长左右。

就在左大力倒酒的时候，薛夕坤好像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人都到齐了吗？是不是还差人？”他心中的所差之人自然是左大力的女儿左玥，她今天是个重要的角色，为何到现在迟迟没有露面？薛夕坤早就心生疑窦，克制到现在，终于忍不住旁敲侧击了。

杜莲英咯咯地笑起来：“我说老薛啊，这话你早该问了，怎么会憋到现在？我马上亲自去请左玥。”

不一会儿，杜莲英拉着刚才穿旗袍的服务员来到桌前，向薛夕坤介绍说：“这就是左玥，我叫她假扮这里的服务员，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

左大力和王行长也忙向薛夕坤道歉，说自己犯了“欺君之罪”。

薛夕坤惊喜交加，但表面上仍不露声色：“不知道你们为何要合伙欺骗我？”

杜莲英解释道：“这完全是我的主意。贵明和左玥第一次见面，我不知道他们感觉如何，生怕相互看不上，只能来了个试探游戏。如果发现苗头不行，就戛然而止，互不伤害；要是两人有戏，再言归正传。现在，我看不但有戏，而且戏还更精彩。老薛，你说玥玥该坐在哪里？”

薛贵明不等父亲开口：“受骗最受伤最重的不是我爸，而是我！左玥，你该知道坐谁的身边吧？”薛贵明从座位上站起来，笑脸相迎。

薛韵也站了起来，调皮地说：“左玥，我喜欢向你学茶道，自然应该是我俩坐在一起。我哥对你可是不怀好意噢，你敢坐到他那里吗？”

左玥腼腆地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坐到了薛贵明旁边，轻声说了句：“刚才对不起。”

薛贵明说：“一句对不起恐怕不行，我要你罚酒三杯。”

左玥说：“我罚三杯酒倒没问题，可你喝了酒能开车吗？”

王行长立即接过话茬：“薛总，你就放心喝吧，我早就为你们准备了司机。”

左大力站起身，先向薛夕坤敬了一杯，然后又向薛夕坤的每个家庭成员敬了一杯，最后才敬了王行长。

当左大力向薛韵敬酒时，竖着大拇指对薛韵说：“小韵，祝贺你今天吉星高照，遇上了真正的英雄，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能不能在报纸和电视上好好宣传一下那位英雄？”

薛韵不假思索地说：“当然应该宣传，我觉得你现在才想到这事反应也太慢了。”

杜莲英急忙插话：“左书记，宣传就用不着了，搞得沸沸扬扬的，对我们老薛和小韵影响都不好，今后再表扬感谢他吧。”

因此，韦大海从内心对于新洁充满着敬佩和感激，他邀请于新洁参观一下企业后中午一起吃顿便饭。

于新洁说，你这样的企业参观不参观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关键在于发展思路 and 措施，我不愿像有些领导到基层或企业调研总喜欢走马观花，貌似深入下层，实际上毫无作用。至于中午吃饭就暂时免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韦大海自然尊重于新洁的意见。他本来还想请于新洁指点一下，面临江河市大兴基建的机遇，如何让他的水泥厂和新型建材在有关大项目中得到使用，但鉴于“新宇宙国际金融大厦”风波的教训，加之自己与于新洁私交不深，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来。

于新洁对韦大海笑了笑：“韦总，我公事上的考察工作就到此为止了，下面还有件私事想和你聊聊，不知你有没有时间？”

依韦大海多年的商场经验，与党政官员加深感情，光是公事公办远远不行，只有谈及并办成私事，才能快速拉近感情上的距离，他虽不知于新洁所要谈的私事是哪方面的，但立即豪爽地说：“只要于市长看得起我，不管什么样的事我都会尽力。”

于新洁对坐在旁边的秘书看了一眼，秘书马上知趣地退了出去。

于新洁显得有些难以启齿，但还是硬着头皮问了：“韦总，你公司里有个叫汪蓉的姑娘吧？这个姑娘到底怎么样，你能否把你的看法实实在在地告诉我？”

韦大海怎么也没有想到于新洁会问起这事，惊诧之余，还是据实相告：“汪蓉到我公司将近半年时间，这个孩子农村出生，单纯朴实，工作上勤恳踏实，肯动脑筋，在品德、能力、相貌上都是无可挑剔的。不知于市长为何要了解她的情况？”

于新洁对韦大海说：“实不相瞒，汪蓉的家就在太平洲。她在江河大学上大学时，我儿子在‘华远’集团任中层干部，有一次偶然相遇，我儿子就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我儿子升任集团副总裁，你的公司有关业务正好是汪蓉与我儿子直接联系，我儿子通过几次接触就看上了她，近来好像有点魂不附体的样子。我这个人说民主也民主，说霸道也霸道，对儿子的终身大事是要亲自把关的。我相信你的评价，也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你觉得不冒昧的话，能否把她叫来让我见一见？”

韦大海听于新洁这么一说，心中有些矛盾，自从妻子病故后，自己虽然一直遵守着“一年内不谈恋爱，不近女色”的誓言，虽然对张旭东多次善意“提及”汪蓉而婉言谢绝，但他经过半年来的观察，对汪蓉各方面的感觉甚好。现在于新洁想把她作为儿媳，他的心中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但他考虑到于市长既已坦然说出了内心的秘密，提出要见一见的要求，自己岂能驳他的面子；何况汪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在这个公司，任何人都不敢事先不敲门就推开韦大海办公室的大门。韦大海觉得奇怪，抬头一看，原来来者是张旭东。

张旭东看到只有汪蓉坐在这里，料定韦大海在与她谈什么，便道：“你们谈话我不方便听的话，就等一会儿再来。”

韦大海说：“老兄，不碍事，我与小汪的谈话结束了。你坐你的。”

汪蓉赶忙站起来，叫了声张大师，接着为他泡了杯茶，然后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

韦大海坐到张旭东旁边，开玩笑地说：“几天不见你踪影了，是不是忙着为儿子张罗婚事了？儿子成了英雄，你的名声就更大了。”

“什么英雄不英雄，都是新闻媒体胡编乱造。小虎这个愣头青，要是救了别人我倒为之欣慰，可他偏偏救的是薛夕坤的女儿，这就弄得我骑虎难下了。”张旭东说。

“这有什么骑虎难下？本来你家小虎与薛韵就是恋人，现在有了这个催化剂，你还不赶快趁热打铁，去向人家上门求亲？”韦大海笑道。

“我们这样的平头百姓与达官贵人结亲，我心里面一百个不愿意。要我去上门求亲，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为什么你一直如此坚决地反对这门亲事？”

“老弟，这还要问为什么？我早就说过，如今当官的没有几个是干净的，官宦子弟没有几个是靠得住的。薛夕坤自己还算厚道清廉，可他的老婆一看就不是个善良之辈，他的儿子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女儿能好到哪里去？”

韦大海不同意张旭东的看法：“张兄，你这样看人就有偏见了。我儿子是薛韵大学的同学，比她高一届。他说薛韵这个人很真很纯，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个性。他曾追求过她，被她一口拒绝。想追她的官家和富家子弟不下于一个排，她全都瞧也不瞧，为什么单单看中你家小虎？就凭这一点就可看出她绝不是贪图权贵之人。”

张旭东缓了一下口气说：“如今年轻人的心思我们这辈人弄不懂，用他们的话说叫代沟吧。可我只有一个独苗子，张家的香火靠他延续，我只希望他踏踏实实、平平安安的日子，不知他为何会撞上这样的千金小姐？”

韦大海说：“张兄，既然你承认不懂年轻人的心，就不要胡乱猜测，更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和成见强加于后辈。我倒是听说不是你儿子追她，而是她追你儿子，那时你儿子还是个普通民警，所以，我认为对官家子女也好，富家子女也好，都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你一时抹不开面子与人家提这事，我可以为你做点铺垫工作。薛夕坤的夫人和儿子最近在跟我谈一笔秘密生意，要我把部分即将动工的住宅楼

个服务人员与他的关系也一定非同一般。瞿雅岚知道，对这一切不能有任何询问，询问不仅显得她幼稚，而且不可能得到丝毫真实的信息。

侯省长与瞿雅岚在一个小餐厅的红木长条桌上面对面坐下，这样坐没有多大的距离感，又保持了一定的礼仪。桌上已放了十几道以海珍为主的菜肴。

侯省长很随意地问：“小瞿，今天想喝什么酒？”

瞿雅岚既已到了这样的地方，也就无需再显矜持了，柔声说道：“由你定吧，最好喝点红酒，这样与你这里的情调更为相符。”

侯省长从旁边的酒柜中拿出一瓶 2000 年的法国“柏图斯”，熟练地把它开启，然后规范地沿着杯壁徐徐斟入，这细微的一招一式，足见他在这里秘密地招待客人是常事。

瞿雅岚平时对侯省长一脸的络腮胡子和红红的大鼻子有点不入眼，此刻在他如此轻巧的动作中倒觉得反衬出了几分男人的雄性魅力。有资料证明，男人胡子的浓密程度与其雄性激素呈正相关，而鼻子的大小与性功能的强弱也密切联系。今天侯省长用来招待瞿雅岚的酒，即使在西方上流社会也属高档的了，每瓶的价格应在十万元左右，他对她的尊重程度可见一斑。

侯省长斟完酒歉意地一笑：“今天来得匆促，准备不足，本来这种酒在喝之前至少要让它‘呼吸’半小时，味道才更圆润柔顺，现在我们就讲究了，先干起来怎么样？”

瞿雅岚从包中拿出一张银行存折呈给侯省长：“先让酒‘呼吸’一会儿吧，我给你带来一件小礼物，敬请笑纳。”

侯省长接过一看，这是以他的名字存在瑞士银行的一千万存款，也没有假意推辞，只是随意说了句“这是你的，我先帮你保管着”，便装入裤袋之中，继续说道：“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就不必认真了。没有‘首长秘书’的帮助，我不可能坐上这个位置，他交办给我的事，我收取报酬就俗气了。所以，我说暂时替你保管是认真的。”

瞿雅岚听得出侯省长的意思。潘若安省长被“双规”审查后，原南吴省常务副省长莫向忠当了代省长，原来分管城建的陆副省长转为常务副省长，侯福成由一个地级市市委书记升为分管城建的副省长。谁都知道分管城建的副省长是个肥缺，当时有许多双眼睛盯着这个位置。侯福成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找到了“首长秘书”，“首长秘书”与上层有关领导做了工作，这才使侯福成脱颖而出。从这个角度说，侯省长对“首长秘书”交办的事确实不应收任何报酬。但是，“灰势力”内部有着不成文的规则，一旦取得一笔较大的商业利益，相关核心成员都要收取不同的“份子”，这样网络编织得才更紧更久，反之，假装清高则会引起嫌疑甚至淘

汰出局。侯省长刚才说“暂时为你保管”，一方面是出于客套，另一方面则是对瞿雅岚的某种暗示。而在瞿雅岚心中，自己与“首长秘书”保持了四年关系，她是她的主要依靠对象；可她对于“首长秘书”这种身份的人来说，既是情人，也是工具，随时有突然失宠的危机，就像古代的嫔妃一样。因此，她决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而要在暗中寻找备用的值得依靠和能够驾驭的男人。

侯省长看着似在沉思的瞿雅岚，觉得她像清雅温柔的睡莲花，不由得心旌摇曳，遐想联翩，举起酒杯，春风满面地说：“小瞿，为你的首战告捷，干杯！”

瞿雅岚与侯省长碰了一下杯，抿嘴喝了三分之一，回答道：“谢侯省长的支持。”然后品着酒的余味，以开玩笑的口气说：“真是好酒！这样的好酒不知侯省长有多少？”

侯省长也以开玩笑的口气说：“金樽美酒斗十千，如果你天天来，这里就天天有好酒，只是怕你没有这样的兴致。”

瞿雅岚娇嗔地一摆头，黑色的波浪荡出一股清香：“天天来是不可能的，恐怕我几次一来，侯省长就厌倦了。喜新厌旧是男人的天性。”

侯省长把杯中酒一口喝干，重新斟上，说：“如果说喜新厌旧是天性的话，那不光是男人，女人也是一样，这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从特殊的意义上讲，那就不一样了，有些女人有着天然的永恒魅力，她们每天都是那么清新鲜活，仪态万千，让人坠入情渊，永难自拔。要不然，三十三岁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被四十八岁的萧氏（萧太后）迷住十多年；唐玄宗为何在三千佳丽中独宠杨贵妃；明代宪宗皇帝为何一生只爱万贵妃？”

瞿雅岚粲然一笑，秋波暗转，风情万种：“那不过是美好的传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好吧，雅岚，只要你有兴致，我一定会让你‘眼见’的。”

侯省长自与瞿雅岚接触以后，开始时称她“瞿小姐”，继而改为“小瞿”，而“雅岚”则是第一次叫。瞿雅岚心中微微一震，一股既向往又害怕的欲望之流弥漫全身，她用手帕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脱掉外套，里面的短袖衬衣把她高耸的胸脯凸现得活力四射。

一瓶酒快要喝完的时候，侯省长已经有些飘飘然，体内有一股奔腾的热流强烈地要喷发出来，他用目光征询瞿雅岚：“雅岚，是否再开一瓶，索性一醉方休？”

瞿雅岚妩媚地摇摇头：“难道你今天叫我到这里就是为了让我烂醉如泥？”

侯省长的鼻子已红得发亮：“今天不是我把你灌醉，而是你把我灌醉了。”

瞿雅岚扭动了一下纤细的腰肢，全身的曲线立即流动起来：“骗人嘛，这点酒你就会醉了？”

果，咎由自取了。我告诉你，即便你是零口供，就凭你的那段诗文，就凭你妻子的举报，就凭叶雨菡的交代，你的生活作风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下结论了。”

解正这时反而变得出奇的平静：“不管是‘双规’也好，坐牢也好，只要你们拿出证据，依法办事，我毫无怨言。不过，我想提个小小的疑问，也算是个立功表现吧。我在地铁项目上只是挂个虚衔，打了个招呼，你们倒大动干戈。可是，对于负责地铁项目具体操作的俞继广，你们为何不去查一查？对于地铁基建项目这么大的招标，你们为何不去查一查？对于机场建设、省委省政府办公大楼等一系列重点项目，你们为何不去查一查？到底是因为其中没有问题，还是问题太大、层次太高，你们不敢去查？”

支正通凭多年之经验，觉得不怕被审对象如何暴跳如雷，如何恶语相加，只怕他出奇的平静。至于解正刚才提到的俞继广，支正通本人对他没有好感，但他善于伪装和保护，办事不留痕迹，上面又有人罩着，暂时奈何他不得。其他层次更高的问题，就不是他支正通所要考虑和解决的了。因此，支正通继续以咄咄逼人的气势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拒不交代就能逃得过这一关，更不要侥幸希望有什么人会来救你，只有你自己能够救自己！至于别人的问题，轮不到你来操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支正通这段话，对解正来说最有启发的只有一句：“只有你自己能够救自己”，不过，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话的含义的。他闭上眼睛，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支正通见解正已“封口”，一时也无计可施，只能采取“车轮战术”，换上不同的人审问，以扰乱他的心理。他自己去看看叶雨菡那里有没有什么突破。

叶雨菡其实就在同一幢楼地下室的另一个房间，负责与她谈话的是纪委老王和老张。老王先与她谈，老张作记录。老张和老王的职务不高，可都是纪委的老人了。他们对案子该办到什么程度，心中自有默契。假如要办成铁案或挖出幕后人物，姜克己或支正通定会明示或暗示，而他们没有接收到这类信号，加之解正的特殊背景，就知道在审讯中要留有余地了。但面对叶雨菡这样年轻美貌的姑娘，他们更多的是出于猎奇的心理，想用猫抓老鼠的办法，试一试这位小姑娘的心理承受能力。

叶雨菡刚被纪委的人带来时心中十分惊慌，但逐渐就猜测到了大概是什么事。她牢记记住解正曾对她说过的话：只要拒不承认她与解正有情人关系，她所拿的业务费就是正常的，解正也不会受到牵连。

老王问：叶雨菡，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

叶雨菡：不知道。

老王：是谁把你介绍到C保险公司的？

我与他比真是微不足道了。”龚春阳见郭素贞低头不语，声情并茂地作了表白，恳切的言辞中隐含着逼迫的压力。

郭素贞岂能不明白龚春阳是要逼她表态？她喝了一口咖啡，稍稍镇定了一下情绪，把“证书”还给龚春阳，低沉地说道：“龚大哥，你的个性倒有点像吴三桂，可我不是陈圆圆，陈圆圆是个任人玩弄的风尘女子呀。”

“掌嘴，掌嘴！”龚春阳真的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我只知道陈圆圆是个天下绝色美女，是吴三桂的红颜知己，可真不知道她是风尘女子，只怪我知识浅薄，请你谅解。今后有你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常在我身边教导，我相信自己定会有所长进。”说完，举杯与郭素贞碰了一下，把满杯酒一饮而尽，既表敬意，又示对自己刚才语误的惩罚。

郭素贞抿了一口酒，说：“龚大哥，感谢你一片真情，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你们夫妻多年，也没听说有什么矛盾或裂痕，怎会说离就离？如今的官员都奉行‘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你与你妻子离婚，就不怕她一怒之下‘后院起火’吗？”

龚春阳嘿嘿一笑：“说句掏心窝的话，如果不是遇到你这样的嫦娥，世上其他任何女孩子都不足以让我与妻子离婚。既然上次你提出要我离婚，我想要离就要离得干脆，离得巧妙，不留下任何后遗症。这既是对我自己负责，更是为了不给你背包袱。”龚春阳很婉转地把自己离婚的原因推给了郭素贞。

郭素贞感觉到了这一点，她想加以解释而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只得讪讪地说道：“‘干脆’我能理解，‘巧妙’好像有点高深莫测，冒昧地提出请求，能否让我略知一二，以开开眼界？”

“这个嘛，这个……”龚春阳犹豫了一下，灵机一动，说，“素贞，既然我俩已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对此有兴趣，我就不该瞒你了。说起来也是老天成全，我妻子有赌博的嗜好，前几天在家中聚赌时被帝陵县公安局抓捕，按理要判重刑，她在无奈之下，主动提出与我离婚，条件是让我以朋友的身份救她出去，并保证她不坐大牢。”

郭素贞虽阅历不深，但头脑绝顶聪明，马上说道：“如果真如你所说，那就毫无‘巧妙’可言。你刚才这番话，反而使我增添了两个疑问。其一，你在帝陵市的根基无人不晓，谁敢太岁头上动土，抓你的妻子？其二，赌博在中国可以说遍及城乡，充斥街头巷尾，并不是什么重罪，凭你的权力和能力，你妻子完全可以安然无恙，哪里用得着离婚？我弟弟的事你尚且能摆平，何况你的妻子呢？”

龚春阳小看了郭素贞，他觉得郭素贞寥寥数语，就把此事分析得鞭辟入里，这可使他犯难了：若是把自己的离婚计谋和盘托出，可能会被郭素贞视为卑鄙小

跳舞怎么还能这样离汤离水的，应该放松点。说完，紧紧地搂住郭素贞。郭素贞那两只丰满的玉兔把龚春阳摩娑得心旌摇曳，欲火攻心，那只野性十足的“大鸟”渐渐地昂首欲飞。幽暗的灯光、低沉的 Sax 音乐、朦胧的《清晨的看牛人》，犹如催情剂，激活了他所有的情感和性欲的细胞。他把紧贴郭素贞的脸慢慢移到她的正面，猛地用强吻封住了郭素贞的嘴，霸气十足的舌尖撬开郭素贞的齿间。郭素贞虽对龚春阳满嘴的烟酒味十分厌恶，但仍竭力忍受着。紧接着，龚春阳用一只手撩起她的上衣，从侧面解开她胸罩上的纽扣，粗糙的大手徐徐地揉捏到她的双峰上。郭素贞想反抗，无奈龚春阳的另一只手像铁箍一样箍得她动弹不得。她的乳房难以遏制地膨胀起来，尖尖的乳头也翘得越来越高……灯光更加幽暗，Sax 音乐似在呻吟……龚春阳的手从郭素贞的后背游移到高翘的臀部，又从臀部转移到前面的花丛之中……郭素贞终于忍无可忍了，她把头往边上一扭，带着哭腔说道：“龚春阳，你怎么会这样下流？你知道这是公共场所吗？”

龚春阳本来已经准备解开自己的皮带，享受一下“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梦幻境界，没想到遭到了郭素贞的拼命抵抗。他看着郭素贞愤怒的脸色，听着她嘶哑的哭腔，终于恢复了一点理智，心想，来日方长，何必在乎这一刻，既然彼此的关系到了这个地步，还愁没有机会让她彻底地、主动地放开这一天吗？他本来今天是带着特效催情药来的，犹豫了许久，还是没有放入酒中，如果真的非逼着他要用如此手段，这对他来说真是易如反掌的了。龚春阳想到这里，歉意地一笑：“素贞，真不好意思，见到你，我就思绪恍惚，靠到你，我就全身冒火。尽管你已经是属于我的女人，但你今天不愿意，那我就尊重你，等到你愿意的时候再说吧。”说完，拉着郭素贞的手坐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郭素贞整理好胸罩和上衣，头伏在桌子上，不知是在思索、悔恨还是哭泣。

幽暗的灯光发出暧昧的微笑。

Sax 音乐如泣如诉。

龚春阳看着对面墙上那幅《清晨的看牛人》，朦胧之中感到画里面那个谜一般的女人飘来飘去，时隐时现，像自己心系已久、唾手可得而又捉摸不透的郭素贞。

龚春阳一进入鳌山宾馆十三幢 303 房间，半躺在床上的柳晓曼就以揶揄的口气说道：“春阳，你现在真是全市最忙的人呀，昨晚想见你一面你说有事，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龚春阳哪敢说是约见郭素贞，只得现编道：“昨晚帝陵有几个小兄弟约了喝酒，一高兴，就喝了个把手电光当柱子，哪还敢来见你？”

柳晓曼理着湿漉漉的头发，瞥了他一眼：“谁知道你是不是编的。我问你，你

好好的忽然和老婆离婚到底是怎么回事？”

龚春阳就把昨天向郭素贞编的那段来向柳晓曼搪塞，最后补充道：“曼姐，是你经常指点我，要以大局为重，这样的娘们我这次不与她离婚，今后早晚要出大事，长痛不如短痛。再说，这么一来，今后与你活动也更方便了。”

柳晓曼讪讪一笑：“恐怕主要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郭素贞吧？”

“郭素贞？”龚春阳脑袋“轰”的一声，顿时惊慌失措：她怎么知道我与郭素贞的关系？难道我昨夜与郭素贞约会的事她也知道？她在跟踪我吗……龚春阳毕竟历练多年，又是公安局长，很快就镇定了情绪，并排除了柳晓曼跟踪的可能性；自己心系郭素贞的事，一定是温志成向她告的密。于是说道：“曼姐笑话我了。你是说政研室那个郭素贞吗？她可是人家温秘书长的红颜知己，不过，这个人品貌都不错，我今后找老婆如果选这样的人，不知道曼姐你会不会……”他把“同意”两字咽了回去。

柳晓曼显得毫不介意地说：“你找谁做你的老婆，那是你的终身大事，我有什么资格同意或反对？不过，我已看出你对郭素贞有这份贼心，温志成的怀疑没有错，难怪他要吃醋。”无意之中，柳晓曼就把温志成像一双臭袜子一样抛了出来。

龚春阳见果然被自己猜中，一方面佩服自己的英明，另一方面明白了柳晓曼并不了解自己与郭素贞的详情，心中舒了口气，说：“温志成这个‘老太监’，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样子，一天到晚跟人争风吃醋，居然还会打小报告，难怪他总是上不去。以往有个中央领导曾经说过，凡是打小报告的人一律不能重用。”

柳晓曼说：“人家温秘书长才不像这样狭隘，他是真心对郭素贞好，最近市委准备派一批干部对口支持凤凰市，温志成竭力推荐郭素贞，加上袁圆芝也不遗余力，看来她八成没问题，你就死了这份心吧。”用心计龚春阳哪是柳晓曼的对手，柳晓曼这么随意一说，就把调动郭素贞的事推到了温志成和袁圆芝身上，免得龚春阳今后为此事怨恨她。

龚春阳一听组织上要交流郭素贞，心急如焚，但又不能溢于言表，只得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这恐怕要经过市委常委会讨论吧？”

“大概就在最近这两天要讨论了。”柳晓曼说。

龚春阳“哦”了一声，陷入沉思，他后悔昨天没有把郭素贞彻底办了，也明白了郭素贞为什么要拖到“半年后”。

“春阳，郭素贞的事我们就不谈了，好不好？你把最近技侦方面的收获向我说一说。”柳晓曼的态度变得认真起来。

龚春阳拽回思绪，将技侦方面的赫赫战功奏报给了柳晓曼：经过技侦处兄弟们的努力，赵德龙这只老狐狸的尾巴终于露了出来。原来，他还有一部秘密手机与

时空真可以穿越的话，柳晓曼生在西汉一定是吕后，生在唐代一定是武则天，生在晚清一定是慈禧太后！他像刚刚认识柳晓曼一般，惊讶地打量着她，紧紧地握着她精巧而柔软的手，感喟地说：“曼姐，你天生就是个王者，是个帅才，而我只配当你的将军、先锋，你说下面该怎么办，我全听你指挥。”

柳晓曼在龚春阳的额上吻了一下，然后继续说着她的谋略：“我在常委会上将会支持姜克己的意见，把这个案子给你们公安调查。你要在调查中让赵德龙清楚地知道你是如何帮着他毁灭罪证，如何让他渡过难关的；同时，又要设法从他手中弄到或毁灭他所掌握我们的不利证据。我知道，这事做起来非常复杂艰难，因为赵德龙绝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我会借用各种力量来支持你，来向赵德龙施压。春阳，你有没有必胜的信心？”

“有曼姐的支持，我充满信心。通过这场‘战争’，我相信自己会比原来成熟得多。”龚春阳的语气中不仅有自信，还有对柳晓曼的敬佩和感激。

这时已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柳晓曼也感到有些倦意，她对龚春阳讲了句“公事到此结束”，便到浴室冲凉去了。

而后，龚春阳也冲了凉。

按照老习惯，龚春阳帮柳晓曼从背部到正面做了按摩，心理上的沉重负担丝毫没有减弱柳晓曼的强烈性欲，她像只越是受到刺激就越是亢奋的母螳螂，兴致勃勃地坐到了龚春阳的身上，进行她的“后发制人”。

素以威猛著称的龚春阳今天却不一样，政治上的忧虑、工作上的压力，尤其是与郭素贞在感情上可能面临的危机使他性趣骤退，不管柳晓曼如何搓捏挑逗，他的鸟儿仍显得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柳晓曼见状，对这一反常状态表示理解和体贴，只得忍住饥渴，躺下身来，一边轻柔安抚着龚春阳的身体，一边与这位荤段子高手过了几招，聊以“自慰”。

柳晓曼：男人大都喜欢“一吐为快”。

龚春阳：“吐”的都是“太太口服液”。

柳晓曼：女人大都喜欢“一泻千里”。

龚春阳：“泻”的都是“维维豆奶”。

柳晓曼：女人都想“因地制宜”（阴蒂制夷）。

龚春阳：男人都想“以静制动”（以茎制洞）。

柳晓曼：女人最向往“见”字（日久）。

龚春阳：男人最向往“旷”字（日广）。

.....

三天后，市委常委会如期召开。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交流到凤凰市的干

站了起来，问了李教授一个出其不意的问题：“李教授，如果……我只是说如果，如果父母犯了罪，做子女的应不应该举报？要是……要是举报了，是不是就违背了孝道？”

这个问题，真让李教授有点为难了，因为他觉得这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也超越了孝道的范畴；同时，他从这个男同学结结巴巴的语言和涨得通红的脸色来看，感到这个孩子提这样的问题可能事出有因。李教授犹豫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温和地问这位学生：孩子，你今年多大了？

男学生回答：十五岁。

李教授点了点头，又问：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男学生：我叫霍生兴。

后面有调皮的学生插嘴道：他爸是“活阎王”，他是“活生精”（方言为猴子）！

教室里哄笑了起来，并伴着七嘴八舌。徐志才站起身来，面对学生，脸色严肃，只是用手做了个停止的动作，立即就鸦雀无声了。

李教授请男学生坐下，喝了口茶，清了清嗓门道：刚才这位霍同学才十五岁，还未成年，但提出的问题却耐人寻味，甚至可以说发人深省。在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前，我先讲一个出于《春秋》的典故，叫“其父攘羊，而儿证之”。说楚国有一人偷了别人的羊，他的儿子到官府作证，治了父亲的罪。这事一时间议论鼎沸，反响很大。楚国的名士叶公赞扬这位做儿子的正直公道，将来是栋梁之材。孔子却说，在我们鲁国，“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和孔子谁对谁错？我觉得他们说都有道理。叶公是从法家的理论、治国的角度说明法比天高。而孔子则是从儒家的理论、人伦的角度说明亲情难撕。以我个人的观点，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不主张子女揭发父母，以悖伦理，像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扼杀亲情。但是，假如父母真的犯了危害社会和他人的滔天大罪，这种父母已丧失了人性，天地皆诛，法律难容，在这样的情况下，已有了明辨是非能力的子女就应该懂得，你对父母的爱就是让他们伏法和忏悔，同时仍要思念、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你这样的孝，就不是常人之孝，而是大孝，是对天下父母之孝。对不起，各位老师和同学，这个话题离我们今天的讲座扯远了一点。下面，我跟大家说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重阳节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道德的关系……

李教授讲课结束后，徐志才亲自把他扶到车上，代表学校送给他一盆野菊、一包茱萸、一份重阳糕，以示谢意，并叫肖雪开车相送。

车子开出校门，李教授问肖雪：“刚才这位霍同学，他家长是干什么的？”

肖雪说：“他父亲是京南区的大老板，叫霍严旺。”

李教授问：“大老板的儿子怎么会在你们这样的乡镇中学？”

肖雪说：“因为霍老板在留仙镇有亲戚，有企业，最主要是霍老板的儿子喜欢画画，而且特别喜欢李烨的画。他之所以在这里读书，主要是为了跟李烨老师学画。”

李教授点点头，沉思不语。

肖雪有些撒娇地说：“我就不送您到江河市的家了，直接到我家吧，我还要向您讨教一些知识，再说我爹妈都在家对您翘首以待呢。”

李教授说：“我先回家一趟，给你父母带点礼物，算是我代表小毅吧，他今天还不知忙到几时才能回来，不要失了礼数。”

肖雪说：“您的礼我早帮您备好了，您放心好了。现在方向盘在我手里，您只能听我的了。”说完，咯咯地发出了清脆的笑声。

李教授噓了口气：“既然已落入你的圈套，我就只能任你摆布了。我顺便问一下，你下午有没有空？”

肖雪说：“有空，徐校长专门放了我半天假，就是要我陪陪您。”

李教授抿嘴一笑：“看来你们徐校长很细心哟。雪儿，难得你有这份孝心，那你叫你爹妈中午简单一点，我吃过中饭眯一会儿就到附近的‘留仙山’登高望远，活动活动筋骨，要是你爹妈有兴致的话，就叫他们一起去怎么样？”

肖雪开心地说：“那当然好啊，可惜缺了小毅，否则举家登高踏秋，会更有情趣。”

李教授摇摇手：“我不指望他，不是他没有孝心，而是他要为江河市这么多的衣食父母尽孝尽忠，我不能难为他，也希望你能理解他。”

肖雪点点头，但眼神中掠过一丝若有所失的惆怅。

就在这时，肖雪的手机响了起来，原来是她的闺蜜胡静打来的：“肖雪，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昨晚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肖雪骂道：“鬼丫头，这么贼头贼脑地说话，可不是你的性格哟，如果有什么想瞒我，你打这个电话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稍顷，胡静好像经过思考后最终下了决心，说：“你可别骂我，我肚里的小兔崽子听着呢。既然你非要我说，我就只能如实相告了。我昨晚到一个大姐家中玩，她的丈夫就是以前为你治疗枪伤的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许主任。他以遗憾的口气告诉我，说你的枪伤留下了后遗症，可能造成终身不育。李毅知道这个情况，他要许主任对外人保密，所以，我想他未必告诉你。我听了这个消息，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俩二十年的姐妹，我不应该让你对这事蒙在鼓里，我之所以如实相告，是希望你能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同时，要抓紧时间到大医院去看一看，或许能够消除后遗症。”

很可能平淡甚至沉重了。

原市政协主席、老年大学名誉校长任佰年接茬道，且不说如今的年轻人大都不懂孝道，即使懂得，生活的重担也压得他们难以如愿。今后十年的通胀率恐怕会更高，年轻人赡养老人恐怕是个大问题。

老年大学名誉副校长龚晓柏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贫富差距平均每年要增加一倍以上。以往时髦的“白领”，如今每月的工资扣掉几险一金，已所剩无几，工资等于白领了；以往的“蓝领”，扣掉七七八八的，不仅拿不到工资，往往还欠企业或老板的，所以工资就“蓝领”（难领）了。这样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你还叫他们怎么去赡养孝敬双亲？

薛夕坤托着下巴说，现在已经步入老年社会，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已成为很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国家的养老金缺口有十多万亿元，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要通过重大改革措施，让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努力。今天，柳市长参加落成典礼的“德旺老年公寓”，就是政府给政策，外资和内资共同参与的一种养老模式，也算是我市一种新的尝试吧。

司徒震用左手指梳了下头发，口气有些忧虑：这种养老模式的方向是不错，怕只怕有人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肥自己的腰包，所谓“改革红利”该享受的人享受不到，大都被一些神通广大的人抢劫了。我听说这个老年公寓的四百多亩土地价格比商业用地低了好几倍，而真正用于老年公寓的只有一百亩左右，其余的三百多亩会不会挪作他用，从中牟利？

龚晓柏火上加油道：这个项目名为中外合资，实为私企老板霍严旺所控制。霍严旺是什么人？听说是黑社会头子！其余的三百亩地，恐怕他早已转让给外资企业，从中捞足了油水。夕坤同志，批这块地时你是市长，想必你应该知道其中的背景。

薛夕坤显出几分尴尬：当时是祝一鸣书记亲自向我打的招呼，说对这种服务于社会的创新模式要大力支持，我就按他的指示执行了。当然，我也不能把责任全推在他身上，因为我当时确实也没有往深处考虑，如果这块土地有问题，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霍严旺是什么样的人，请各位相信我一定会调查清楚，以法办事。

任佰年见这顿饭的气氛有些沉重，便站起来打圆场，众人停止议论，举杯共饮。

“德旺老年公寓”为中外合资项目。“德旺”是取外资公司董事长杨怀德和中资公司董事长霍严旺名字中的最后一字组合而成。柳晓曼在参加公寓的落成仪式时，见到了外资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法人代表杨天成，却没有见到本该到场的中方

自圆其说。贺元虽在欧阳皓面前暂时补了漏洞，但此事已在欧阳皓心中埋下了阴影。

与此同时，一直对欧阳皓贼心不死的左大力受到了柳晓曼的挑逗：左书记呀，贺元跟欧阳皓一搞上对象，你俩不成了情敌了吗？情敌归情敌，工作上可不能互相拆台，你是老大哥，要多帮助他呀。左大力嘴上说得漂亮，心中却对贺元嫉恨，时不时作弄为难他。贺元为此向柳晓曼告状，柳晓曼表面上大骂左大力不是东西，表示要设法让贺元取代左大力，心中却暗暗欣喜，她正是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只要贺元的日子不好过，或者他有心想取代左大力，那他就离不开她柳晓曼这样的情人怀抱和政治靠山。

三点差两分，柳晓曼的正门响起了门铃声，她知道是贺元来了。

贺元在柳晓曼的引领下进了房间。他上身穿一件红色T恤衫，下面配上一条蓝中泛白的牛仔裤，显得年轻英俊，精神抖擞。

柳晓曼身披睡衣嬉笑道：“究竟是热恋期间，懂得穿什么衣服性感了。看你满头汗水，好像参加了奥林匹克比赛似的。”

贺元有点腼腆地说：“见你曼姐，哪敢迟到，只得一路狂奔。”

柳晓曼戏谑道：“孩子，人傻不能复生。曼姐在你心中到底是可爱还是可怕？”

贺元一副诚实的表情：“既可爱又可怕。”

柳晓曼用手指戳了一下贺元的胳膊窝：“去，先把一身臭汗冲了，有什么事随后再说。”

贺元在柳晓曼面前真像孩子一般乖巧。他依然穿着衣服进了浴室，冲过澡后，穿着浴衣，手里拎着脱下来的衣裤。他把衣裤搁在床头柜上，温驯地躺在柳晓曼的身边，等候着柳晓曼的暗示或指令。

柳晓曼今天倒没有急于温存，而是让贺元先谈正事。

贺元首先告诉柳晓曼，他与欧阳皓的进展不顺。本来贺元打算元旦就结婚，可欧阳皓却对他说，以后你每月送我一瓶“皇家尊严1号”，等到我觉得足够的时候再考虑结婚。贺元觉得，欧阳皓绝不是个贪财之人，再说这种香水她连一次也没用过，这分明是在为难他。他向柳晓曼讨教，这该怎么办？

柳晓曼这时显得慈母般的仁爱，说：小元，我同意你的看法，欧阳皓不是为了贪财，但是，她也不仅仅是为难你，而是在逼你，逼你露馅。

贺元：逼我露什么馅？

柳晓曼：你知道这种香水一小瓶多少钱吗？

贺元摇摇头。

柳晓曼竖起两个指头：五位数。

贺元惊得一阵抽搐：两万？这不是逼我犯错误吗？贺元在经济上只敢揩点小油

水，上万元的东西绝不敢收别人的，直接接受金钱从来就没有过。他的月薪一万元左右，只够买半瓶香水，如果要满足欧阳皓的要求，哪能不犯错误？

柳晓曼对贺元的心思了如指掌，她长叹一声，道：欧阳皓知道你买不起这种香水，所以，时间拖得越久，你对她说过的家中有许多这种香水的谎言就越是会露馅。不过，曼姐为了你的终身大事，愿意倾囊相助，我在三个月内每月给你一瓶香水，三个月你若还不能把她摆平，我这里就没有货源了，因为这款香水是限量版的。

贺元感动至极，一头扎到柳晓曼的怀中，衔住她的奶头像婴儿一样吮了一口。

柳晓曼的嘴角掠过一丝得意的微笑，搬过贺元的头，说道：除了你那位欧阳皓小奶奶的事，你还有其他事要告诉我吗？

贺元坐了起来，神色显得有些凝重，对柳晓曼说：我今天告左大力的状绝不是为了泄私愤。有人向我反映，就在机场用地规划公布前半个月左右，左大力的连襟在留仙镇久拖未动的那块地上竟奇迹般地矗立起一幢三层楼商业用房，面积三千平方米左右，所赚的拆迁费不下于一千万。我听县规划局的人说，这幢楼从动工到竣工验收只用了二十天时间，即使是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分钟不停地建也来不及，除非是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徒有外壳。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举动必须事先得到机场用地规划的精准情况。左大力作为机场建设工程的副总指挥，完全有这个条件，他这样做难道不是严重的以权谋私吗？

柳晓曼听了这事，联想自己在办公室曾较早地向左大力透露过建设机场选址地点，大概左大力从这时就开始动起了脑筋。但是，详细的用地规划是对外绝对保密的，即使她自己也是在规划公布后才知道。左大力要事先了解清楚具体的用地规划，不向专家组或省规划局有关人员施用手段是办不到的。此事既然已经露出破绽，最妙的一着就是借用薛夕坤的手来卡左大力的脖子。他俩不是要联姻吗？假如薛夕坤对此事进行彻查，联姻就会告吹；假如薛夕坤对此事不查或查而不力，也会因“联姻”的关系而受到牵连。柳晓曼想到这些，拍拍贺元的肩膀说：“小元，你的机会来了，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和智慧。”

贺元问：此话怎讲？

柳晓曼说：为公呢，你应该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向省委、省纪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市委、市纪委的主要负责人举报左大力的违法乱纪行为；为私呢，只要左大力一倒，我自然会举荐你来接替他的位置，这对你来说难道不是天大的机会吗？

贺元有些犹豫：由我来举报他，人家不以为我是搞小动作，想抢班夺权吗？

柳晓曼冷笑道：我刚才不是说了既要有胆量还要有智慧吗？你为什么非要自己

多少费用，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为你治疗。退一万步说，即使治疗后你仍不能生育，现代科学还有别的办法繁殖后代。我的骨肉，就是你的骨肉，难道我们还分彼此？至于我父亲那里的工作，我相信自己有把握做通。他虽有一些儒家的陈旧观念，但总体上是善良的、正直的、智性的父亲。尤其是他对你的爱，不是一般的公公所能具有的，这一点，难道你自己体会不到吗？”

李毅的话像点点甘霖，滋润着肖雪的心田，她把脸紧紧贴在李毅滚烫的胸膛上，又一次流下了串串热泪，不过，这已不是伤心的、哀怨的泪，而是感激的、被爱情所感动出来的泪……

郭素贞到外地交流在常委会上没有通过，这是她始料不及的。常委会讨论交流干部前一天，有人举报了她的生活作风问题，这更是她意想不到的。更为难堪的是，有关她与一个老男人的风流韵事经过添油加醋，在办公室系统不胫而走，几乎尽人皆知。人们对她的指指戳戳、异样的目光、诡秘的嘲笑，就像一张巨大而带刺的网，罩得她难以喘息，刺得她心惊肉跳。

就在郭素贞万箭穿心、欲哭无泪的时候，她的精神恋人张老师通过手机信息，向她告知了一些情况，并吐露了心迹。他说，前两天江市有人到学校里来调查他和她的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并让他看了有关“证据”。他当场表示，他和郭素贞是纯粹的精神恋爱，责任完全在他，郭素贞是清白的。既然事已至此，他第二天就与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并辞去了省政府参事的职务。现在他已是自由人，只要郭素贞愿意，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恋爱结婚。同时，他告诫郭素贞，在她提拔交流的关键时刻，能够选准时机并不惜动用现代技侦手段提供“证据”的人，无疑就是那个对她垂涎已久、纠缠不休的龚春阳。他要郭素贞对龚春阳可能采取的更为卑劣的手段一定要提高警惕。

尽管龚春阳把张老师描绘成十足的流氓，但郭素贞冷静思考后压根儿就不相信，她只感到把张老师牵涉进去内心有愧。至于是否堂堂正正地投入张老师的怀抱，她还要慎重考虑一下。但有一点她已下了决心：她要当面揭露龚春阳的真面目，让他死了这份贼心。

当龚春阳在电话中向她提出重阳节晚上九点在国际饭店见面时，郭素贞一口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心中在盘算如何让龚春阳露出真实的嘴脸。

龚春阳把约会的地点由原来的“夜巴黎”改为国际饭店 808 房间，除了防止赵德龙搞名堂外，还另有考虑。

龚春阳与家人吃过团圆饭，就驱车来到了国际饭店 808 房间。这是一个中型套间，外面一间是接待室，除了一套沙发、电视、冰箱外，还配有一个卫生间；里